

# 吴语“园”的多功能模式和语法化\*

姜淑珍 池昌海

**提要** “园”本义为“藏(物)”,北部吴语中还有“存放”义,南部吴语中则另有“置放”“存在”等义,温州方言中还可用作动后处所介词。苍南吴语中,“园”还可与“猢猻”组合作持续体标记。据“园”的共时地域分布可推测,其语义演变和语法化路径为“藏(物)>存放>置放>存在>处所介词>时间介词”。由“藏(物)”到“存在”的演变,是其语义特征要素逐渐脱落,而语义泛化的过程。这种微观层面的语义参数的量变最终导致其宏观层面的句法地位的改变。“园”语法化的机制为双动词结构的重新分析,其直接诱因是语义羡余。“园”的语法化过程中,语义、句法、语音、词汇系统存在互动和制约。

**关键词** “园” 吴语 多功能 语法化 语义泛化

“园”在普通话中不用,但《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汇》收录其为北部吴语二级特征词,义“藏”(刘俐李等 2007: 198)。《温州方言词典》(游汝杰、杨乾明,1998)常用字注释中便有“园”释义“放、摆”。苍南吴语①中“园”[k<sup>h</sup>o<sup>42</sup>]除了有以上语义外,还兼具介词功能,且可与指示代词合用置于动词后表状态持续,类似普通话“着”。如:

(1) 普通话:门开着。 苍南吴语:门开园猢猻那里②。

“园”作为吴语的方言特征词在吴语内部呈现出实词层面的语义多样性以及虚化后的句法多功能性,且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然而,关于吴语“园”的研究文献鲜见,专文讨论只有朱赛萍(2015)就温州方言动后介词“园”的韵律限制所作的分析。本文考察“园”在吴语各方言点中语义和句法功能差异,从共时分布中梳理出“园”的语义演变和语法化路径,推演其语法化机制,并讨论语法化过程中语义和形态句法的界面互动。

## 1. 吴语中的动词“园”

《中国歌谣资料·沪谚外编·山歌》中有记载“小姑嫌少心不愿,爷娘面前说长短。说的

\* 本文系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接触视阈中的杭州话语法研究”(编号 16BY037)的部分研究成果。主要发音合作人有:金美娟(苍南)、单涛(杭州)、蒋冰冰(平阳)、朱子璇(温州)、黄晓东(金华)、盛益民(绍兴)、王洪钟(海门)、王文胜(遂昌)、卢笑予(临海)、袁文韬(上海)、方渝萍(龙泉)、尤培林(苏州)。本文写作得到 Bernd Heine、汪化云、李旭平、史文磊、邵斌、盛益民、王芸华诸位先生帮助,初稿在第九届国际吴方言研讨会上宣读,游汝杰、陶寰先生指出文中纰漏。本文曾获浙江省语言学会青年论文评比二等奖,评委曾提出细致的意见。《中国语文》匿名评审专家给出了极为中肯且具有启发性的修改意见,作者谨此一并致谢!

① 苍南县地处浙江南部,隶属温州市,县内并存 5 种以上差异悬殊的方言。本文以“温州方言”泛指吴语瓯江片,以“温州话”专指温州市区方言,将苍南县内的温州方言称为“苍南吴语”(第一作者的母方言)。

② 郑张尚芳(2008: 336)将温州方言指示词□[kau<sup>42</sup>]这儿和□[hau<sup>42</sup>]那儿记为“穀”和“猢”,认为是“居屋这屋”和“许屋那屋”的合音。“穀”和“猢”温州话少用(多用“该埕这儿”“许埕那儿”),而苍南吴语常用。

例句中本字不明的同音字下加波浪线。

嫂嫂私底园一碗,厨里不见一只红花碗。”此例中“园”可解为“将(一碗)藏起来”。《集韵·宕韵》:“园,藏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园”共有9例。如:

- (2) 园佛岩 在县北四十里高崖中,有石窟深丈余,无径,俗传日西照时,望其中若佛然,故名。(南宋《嘉定赤城志》③卷二十二)
- (3) 园 藏也。(金《五音集韵》卷十二)
- (4) 《集韵》有园俱训藏,音亢。(清《通俗编》卷三十六)

从古籍语料可知,“园”字形成应不晚于南宋,本义“藏(物)”,在浙江、江苏、福建方志中有记载。

那么,“园”字如何形成?《汉语大字典》“亢”条目中收有“遮蔽;庇护”义项。《广雅·释诂二》:“亢:遮也”。《左传·昭公元年》:“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预注“亢:蔽也。”《朱子语类·论自注书》:“因言伯恭《大事记》忒藏头亢脑,如转谜相以。”据此,方言字“园”由“亢”加“口”构成,“口”赋予物体或空间以边界,“口”与“亢”组合强化了藏物空间的隐蔽性。故,“园”是个会意兼形声字,可释为“将某物隐秘地置于某一隐蔽空间”,其语义要素可解析为:[+致使][+附着][+位置隐蔽][+行为隐秘]。

为详尽考察“园”的使用情况,我们调查了除宣州片外的吴语五个片区(太湖片、台州片、婺州片、处衢片、瓯江片)④的13个方言点,发现其语义和句法功能有较大的地域差异。

#### (一) 藏(物)(hide)

“藏(物)”为“园”之源义,此义项在大部分吴方言中保留。例如:

- (5) 该东西园过,莫拨渠看张。这东西藏好,不要让他看见。⑤(《宁波方言词典》)
- (6) 伊拿书园了起来,勿拨我看。他把书藏起来了,不让我看。(上海)
- (7) 渠担书园出来特,弗拨我看。他把书藏起来了,不让我看。(海门)
- (8) 他拨书园起来的,不拨我看。他把书藏起来了,不让我看。(杭州)
- (9) 渠紧打紧逮物事园柜里爻,只愁巧人眈着来。他赶紧把东西藏在柜子里,生怕被人看见。(苍南)

苏州、上海、松江、丹阳、宁波、杭州、温州等地的方言词典均收录了该义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曹志耘等,2008:144),现代汉语“藏”义“园”在南方方言中分布较广。

#### (二) 存放(store)

“存放”是使物体位移至某个位置,暂时不动,“存放”的位置大多隐蔽,但是非强制;其行为无需隐秘。语义特征可表达为:[+致使][+附着][±位置隐蔽]。

- (10) 夏天到了,冬天个衣裳要园起来了。夏天到了,冬天的衣服要放起来了。(上海)
- (11) 夏天到特,冷天个衣裳要园出来特。夏天到了,冬天的衣服要放起来了。(海门)
- (12) 暖天哉,冷天个衣裳好园起来哉。夏天到了,冬天的衣服要放起来了。(绍兴)
- (13) 该只箱子欠大,介多衣裳园勿落个。这个箱子不够大,这么多衣服放不下的。(《宁波方言词典》)
- (14) 天色暖起,棉衣着园起爻。天气暖和起来,棉衣该放起来了。(《温州方言词典》)

以上两义项在吴语广泛存在。但在龙泉、金华方言,如表主观藏匿,不用“园”,而分别用“口[?ia<sup>54</sup>]藏”和“塞”⑥。

③ 《嘉定赤城志》为南宋时期撰修的浙江台州方言总志。

④ 关于吴语分区,详见傅国通等(1986)论述。

⑤ 凡引自方言词典中的例句,翻译均为作者加注。

⑥ 《金华方言词典》(曹志耘,1996)释,“塞:藏放,东西塞掣”。

(15) 个本书□[ʔia<sup>54</sup>]藏起 不巧我瞧。书藏起来 不让我看。( 龙泉)

(16) 个本书塞起来 弗分我望。书藏起来 不让我看。( 金华)

可见,在部分吴方言中,“园”的源义已经或逐渐为同义词所替换。这是词汇演变中不同来源的义项在同一语义场重叠而互相竞争的体现和结果。但在龙泉和金华方言中,如果“行为隐秘”的义素消失,仅表“存放”,可用“园”表达。

(17) 个本书园拔麓里。(把)书放在抽屉里。( 龙泉)

(18) 个本书园得柜里。(把)书放在柜子里。( 金华)

区分“藏(物)”和“存放”最简便的方法是 能否在“园”前加方式状语“偷偷地”。

(19) 渠逮存折偷偷能园起爻 不巧我寻着。他把存折偷偷地藏起来了 不让我找到。( 苍南)

(20) \* 夏天到罢 冬天个衣裳着偷偷能园起爻。夏天到了 冬天的衣服要偷偷地放起来了。( 苍南)

另,汪化云先生告知,湖北的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用“园”表“藏”义,但无“存放”义,类似例(10)-(14)不能用“园”。可见,“藏(物)”和“存放”可以且有必要区分。

### (三) 置放( place)

“置放”仅保留[+致使][+附着]义素。此义项多见于南部吴方言点。

(21) 逮该两个枕头园床里。把这两个枕头放在床上。(《温州方言词典》)

(22) 茶杯园得枱桌上。茶杯放在桌子上。( 金华)

(23) 帮茶杯园着桌上。把茶杯放桌上。( 遂昌)

(24) 物事勤园地下 地下麈糟显。东西不要放地上 地上很脏。( 苍南)

“置放”可引申为“添加”“安排”。

(25) 菜里盐少园厘。菜里少加点盐。( 苍南)

(26) 婚礼园酒店里办。婚礼安排在酒店举行。( 苍南)

置放行为可隐秘也可公开,因此,[行为隐秘]不是“置放”的固有语义特征。“置放”空间多具开放性,无[位置隐蔽]义素。例如 杭州话“园”不能表“置放”。

(27) 钞票园勒柜子里厢。钱放在柜子里。( 杭州)

(28) 钞票放/\* 园勒桌子高头。钱放在桌子上。( 杭州)

再如,北部吴语“园”无“置放”义。

(29) 担茶杯放/\* 园特台子浪。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海门)

(30) 拿茶杯放/\* 园辣台子高头。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上海)

(31) 只茶杯桌床高头安/摆/\* 园咚。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绍兴)

### (四) 存在( exist)

“园”在遂昌、龙泉、温州、平阳、苍南 5 地还可表“存在”,仅保留[附着]义素。“存在”是“置放”动作完成后,位移主体(Figure)所处的均质状态在时间上的延续。“存在”只表征位移主体所处的位置,无主观意图可言,与空间是否隐蔽无关。例如:

(32) 我个手机园桌上 你逮渠担取拉巧我。我的手机在桌上,你把它拿给我。( 温州)

(33) 手机园桌上。手机在桌上。( 遂昌)

(34) ——阿妈 我个银包寻不着罢。妈妈 我的钱包找不到了。

——□[.no]就园交椅里。这不 就在椅子上。( 苍南)

表“存在”的“园”是独立存在的。首先,由“置放”而“存在”只现于动后可直接加终点处所的方言中,换言之,该方言须有类似“手机园桌上”的表达。上述 5 个方言点,该句有两解。

动作: 把手机放在桌上。

状态: 手机在桌上。

通过添加处置介词或替换动词可将两义区分。

动作: (渠)逮把手机园放桌头。

状态: 手机是在桌头。( 苍南)

其次,动作句和状态句所用的否定词也不同,前者可用“甯不要”或“冇没有”否定行为,后者只能加“冇没有”否定状态。

动作:手机甯/冇园放桌头。 状态:手机冇园在桌头。(苍南)

第三,作为“存在”解读时,句末不能加相当于“了<sub>2</sub>”的完成体标记“罢”。如“手机园桌头罢”只能解读为“(已经)将手机放在桌上了”,不能表示“手机(已经)在桌上了”。

最后,遂昌话中“放置”义“园”可后附介词“着在”,而“存在”义则无法后附介词。换言之,“手机园着桌上”只能理解为“(把)手机放在桌上”。

“存在”义“园”入句子时,主语的生命度(animacy)低。如,\*“外婆园在屋里”不合法,“外婆个包园在屋里”合法。

以上为“园”在吴语中的动词用法,其义素特征矩阵图可描绘如下表。

表1 动词“园”的义素特征

义位 \ 义素	附着	致使	位置隐蔽	行为隐秘
藏物	+	+	+	+
存放	+	+	±	-
置放	+	+	-	-
存在	+	-	-	-

从表1可知,首先,动词“园”的四个义项存在高度的语义相关性,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源流关系;其次,“藏物>存放>置放>存在”的演变,是一个义素逐渐消隐而语义泛化的过程,且由各种不同义素组成的义位,在不同的方言点中形成不同的接受度。Bybee(1985)主张一个词项越具备语义上的泛性(lexical generality),就越可能发生语法化。“园”语义的泛化为发展出介词功能做了铺垫。“园”在微观参数(micro-parameter)范围内的语义特征变异(semantic feature variation),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宏观参数(macro-parameter)层面的句法地位的变化(语法化为介词)。换言之,“园”如果要继续下一步的句法地位的演变,必须满足语义特征变异的条件,即必须先发展出相对中性(neutral)、语义制约较少的“置放”和“存在”义。

从“置放”到“存在”转换的关键一步是动词“园”题元结构的调整。表“置放”时,“园”为三价动词,题元包括施事、受事、处所;但表“存在”时,为二价动词,只有客体(theme)和处所题元。

置放:施事+受事+园+处所 存在:客体+园+处所

## 2. 吴语中虚化的“园”<sup>⑦</sup>

“园”的虚化用法仅现于温州方言<sup>⑧</sup>;其中仅在苍南吴语、平阳吴语中具有时间介词功能。鉴于其在苍南和平阳吴语中的用法并无二致,文中仅举苍南吴语的例子。

⑦ 匿名评审专家指出,温州方言中有与“园”同音的并列连词,文献均记为“伉”。“伉”在温州话中为并列连词或引介有生对象(animate target)的介词(我伉你讲句话我和你说句话)。“伉”本义为“匹敌、相当”,发展为并列连词有句法和语义基础。在苍南吴语中,并列连词用“跟”,而引介有生对象则用“逮”或“望”,并不用“伉”。我们认为处所介词“园”和并列连词“伉”同音不同源,但尚需进一步考证。

⑧ 有些方言中“园”有“存在”义,但没有发生语法化。我们推测,可能受到这些方言中已有且强势的处所介词(如遂昌方言的“着”、兰溪方言的“勒”)竞争而阻断。

### (一) 处所介词

“园”作为处所介词,只用在动词后引介终点(goal)处所,句法格式可表达为“V+园+NP<sub>L</sub>”。

- (35) 图画贴园壁上。画贴在墙壁上。(温州)  
(36) 钞票存园银行底。钱存在银行里。(温州)  
(37) 有个后生儿年轻男子倚园门外。有个年轻男子站在门外。(苍南)  
(38) 踏脚车停园门口头。自行车停在门口。(苍南)

温州方言中动词可不通过介词引介而直接加终点处所,所以,例(35)-(38)动后“园”均可省略,而加“园”则更凸显主语所处的状态。但是,若“V园”用于表致使位移(caused motion),“园”不能省略,如例(39)-(41b)。比较以下苍南吴语的例子。

- (39) a. 碗掇双手拿(园)手里。碗端在手上。 b. 碗掇双手拿\*(园)桌头。碗端到桌上。  
(40) a. 瓯柑朵持拿(园)手里。瓯柑拿在手上。 b. 瓯柑□[k<sup>h</sup>ei<sup>334</sup>]捡\*(园)篮里。把瓯柑捡到篮子里。  
(41) a. 行李顿竖放(园)屋里。行李放在屋里。 b. 行李搬\*(园)屋里。行李搬到屋里。

在致使位移句(39)-(41b)中,V凸显的是[位移]义,而[附着]义则由动词“园”来承载,所以“园”的使用是强制的,“V园”为连动结构。而在例(39)-(41a)中,“园”语义空灵,主要起到标引处所位置的功能,应视为处所介词。

潘悟云(2000)曾指出,“温州的依附调与逻辑重音是不相容的,一个句子的逻辑重音可以落在动词上,但是绝对不能落在介词上,这是温州方言中区分介词和动词最简便的方法”。在例(39)-(41b)中焦点重音可落在“园”上,但是例(39)-(41a)中则不能,表明其已虚化为介词。

处所介词“园”只引介“终点处所”,不引介“活动或事件发生场所”。以下句子不合法:

- (42) \*牛园山上吃草。牛在山上吃草。  
(43) \*牛吃草园山上。牛在山上吃草。

### (二) 时间介词

“园”在苍南、平阳吴语中还可引介时间短语,句法结构为“V+园+NP<sub>T</sub>”。

- (44) 课对园星期日去上。课换到星期天去上。(苍南)  
(45) 婚礼定园六点钟开始。婚礼定在六点钟开始。(苍南)

但“园”引介时间短语在温州话中显得很不自在。

- (46) \*课调园星期日上。课调到星期天上。(温州)  
(47) \*婚礼定园六点钟开始。婚礼定在六点钟开始。(温州)

据对温州三区八县的调查,除苍南、平阳两地外,温州其他次方言中“园”均无时间介词功能。

### (三) “园猷”作为持续体标记

在苍南和平阳吴语中“园”还可与远指代词“猷那儿”组合作持续体标记。

- (48) 许扇门一直关园猷。那扇门一直关着。(苍南)  
(49) 倒园猷眙书对眼睛不好。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苍南)  
(50) 房间乱糟糟,书摊园猷,衣裳阿攢园猷。房间乱糟糟,书摊着,衣服也扔着。(苍南)

例(48)(49)中“园猷”虚化不及(50)。如“书摊园猷”,有空间义(书摊在那儿)和持续义(书摊着)两解;而“门关园猷”则只有持续义(门关着)一种解读。这与动词自身的状态性强弱相关。

据以上讨论,“园”在各方言中的语义和句法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园”在吴方言中的多功能性和地域分布

	藏物	存放	置放	存在	处所介词	时间介词	时体标记*
苏州	+	+	-	-	-	-	-
上海	+	+	-	-	-	-	-
海门	+	+	-	-	-	-	-
宁波	+	+	-	-	-	-	-
杭州	+	+	-	-	-	-	-
绍兴	+	+	-	-	-	-	-
临海	+	+	+	-	-	-	-
金华	+/-	+	+	-	-	-	-
遂昌	+	+	+	+	-	-	-
龙泉	-	+	+	+	-	-	-
温州	+	+	+	+	+	-	-
平阳	+	+	+	+	+	+	+
苍南	+	+	+	+	+	+	+

\* 此处是指与“园+远指代词( 𠄎) ”组合具有时体标记功能,并非“园”自身具有该句法功能。虽然时体标记为“园𠄎”的组合功能,然而此处的“园”显然比“V+园+NP<sub>L</sub>”的介词“园”语义更虚,故而我们认为“园”进一步语法化的表现。

### 3. 吴语“园”的语法化

#### 3.1 从共时分布推演吴语“园”的语法化路径

由于历时语料的缺乏,方言词的历时演变考察难度较大。共时语法化的研究为方言词语义和功能演变提供了新的角度,即从语言(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词项共时层面的多功能性往往是其历时演变不同阶段特征的“折叠”,语言的横向差异体现着纵向演变的过程。根据概念空间动态化和语义地图邻接性原则,概念空间及其语义图体现了不同功能之间的蕴含关系,利用这种蕴含关系可以确定概念空间内不同功能之间的衍生方向。如果一个词语具有ABC三个功能,它们之间的衍生方向有三种可能: a.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 b.  $A \leftarrow B \leftarrow C$  | c.  $A \leftarrow B \rightarrow C$ 。基于多功能蕴含关系的跨语言(或跨方言)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判别ABC三种功能之间的演变方向。假如某种语言或方言(L1)的语素F具有ABC三种功能,而L2和L3两种语言的对应语素F1和F2分别只有功能AB和功能A,那么ABC三种功能之间的衍生方向应为a,即“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吴福祥 2014)。

从表2“园”共时多功能分布的地域蕴含关系可拟构“园”的语义演变和语法化链条为:

藏物 → 存放 → 置放 → 存在 → 处所介词 → 时间介词

此共时语法化链条是有据可依的。首先,据第一节考证,“园”源义“藏(物)”应无疑。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曹志耘等,2008),“置放”义“园”的分布大致为“藏物”义的子集,这种蕴含关系也可作为“藏(物)”先于“置放”的佐证。

其次,“园”的“置放”义可能来自“存放”,也可能直接从“藏(物)”义发展而来。但是从义素消融的过程判断,“存放”和“置放”语义更相邻。由于语义演变是渐变的,在缺乏历史材料的情况下,可以推测“置放”义由“存放”义推演而来。

再则,“存在”指示的状态是“置放”实现后产生并延续的,从“置放”到“存在”义素特征

[致使]消失,语义抽象性增加。学界普遍认同,现代汉语介词是从动词演变而来,且大部分保留着动词的功能(朱德熙,1982:174)。Lord(1993:20)曾指出连动语言里,在所有语义关系中,处所是最易于被一个弱动词性介词所标记的。处所动词最可能出现在连动结构中,也最可能发生“语义降级”(高增霞,2003:87)。汉语处所动词往往兼具处所介词功能。因此,“园”从处所动词(“存在”)到处所介词的演变符合语法化的单向性和类型一般化原则。

最后,从空间范畴到时间范畴的投射是人类最基本的隐喻认知机制之一。“园”从“处所介词>时间介词”的延伸与Heine等(1991:157)的抽象性单向斜坡(人>物>空间>时间>过程>品质)相吻合。“园”的语义演变可分为六个阶段:A藏(物),B存放,C置放,D存在,E处所介词,F时间介词。根据共时分布,我们推演“园”的历时演变路径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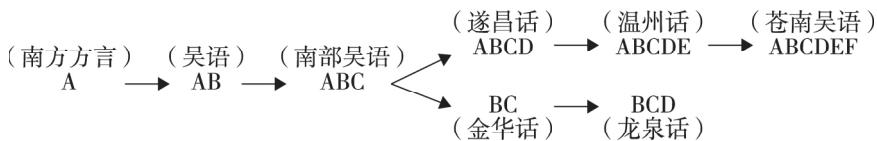


图1 从共时分布推演“园”的语法化路径

综上,共时层面上,各方言点“园”处在演化链条的不同阶段,这是语言演化速率差异的体现。共时层面的差异是历时演变阶段的记录,这是方言地理学研究意义之一。

### 3.2 “园”语法化的机制

“园”的语法化仅出现在温州方言中,下文以语法化链条上走得最远的苍南吴语为例。汉语介词绝大部分萌生于双动词结构(马贝加,2014:37)，“园”也不例外。据江蓝生(2016),连动结构只是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先决句法条件,语义羡余是诱因。观察发现,“V园介”中的V主要包含置放类(如“顿竖放”“停”)、握持类(如“担取”“搨握”)、姿势改变类(如“倚站”“坐”)以及其他能够产生“使…附着”结果的行为动词(如“写”“背”等)。这些V均包含以下两个特征:1)有“使…附着”义;2)行为动作实现后,位移主体会形成相对静止的持续状态。这些V和“园”在语义上部分重合(两者均有“附着”义),因而产生语义羡余。以(51)为例。

(51) 口杯顿竖放园在桌头。杯子放在桌上。

语法化之前(51)是连动结构,但“园”处于动后很容易被重新分析为表V和处所之间关系的范畴,即介词。而且“顿竖放”和“园”语义重合而产生语义羡余,诱发了“V园”的重新分析,并导致直接成分的边界发生了改变和“园”的降类。

重新分析前:口杯<sup>VP</sup>顿竖放[<sub>NP</sub>桌头]]      重新分析后:口杯<sup>VP</sup>顿[<sub>PP</sub>园桌头]]

在“V园介”的四类V中,姿势改变类动词要求带生命度高的主语;而其他几类用作谓动词时,主语生命度均较低。但“V<sub>姿势改变</sub>+园+NP<sub>L</sub>”(如“姆姆孩子坐园在交椅里”)非连动结构,因为如上文所述,“\*NP<sub>高生命度</sub>+园+NP<sub>L</sub>”(如“\*姆姆孩子园在交椅里”)不合法。因此,姿势改变类动词进入“V园”结构,是“园”介词功能趋向稳定的体现。

综上,连动结构“V园”,由于语义羡余诱使句法结构重新分析,“园”降类为介词,并随着V次类的扩展,介词功能走向成熟。

### 3.3 持续体标记“园”的句法限制

在吴方言中普遍存在“处所介词+指示性或泛化的处所成分”用作体标记现象,如杭州话的“来东”,苏州话的“勒里/勒海/勒笃”,上海话的“辣海/辣浪”等(参看刘丹青,1996:28)。这类处所短语的语法功能大体为加在VP前表进行,如(52),加在VP后表持续,如(53)。

(52) 我来东吃饭,你等一等。我在吃饭,你等一下。(《杭州方言词典》)

(53) 桌子高头两盆花摆来东。桌上摆着两盆花。(《杭州方言词典》)

但是,受到“园”只能为动后介词的限制,苍南吴语“园𠵼那儿”不能置于动前表进行,进行体标记为“是/宿𠵼那儿”。

(54) \* 外面园𠵼那儿落雨。外面在下雨。

(55) 外面是/宿𠵼那儿落雨。外面在下雨。

持续体标记“园𠵼”中的“园”也可省略,例(48)(49)可表达为:

(56) 许扇门一直关(园)𠵼。那扇门一直关着。

(57) 倒(园)𠵼看书对眼睛不好。躺着看书对眼睛不好。

作为体标记的双音处所介词短语由于高度虚化往往会发生弱化而省略一个音节,常见是省去后一音节,留下与处所介词同形的持续体(或进行体)标记形式(吴福祥,2010)。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韵律的支配。但苍南吴语体标记“园𠵼那儿”可省略前一音节,与终点处所介词省略一致,是受句法规律的支配。“园𠵼”由“在那儿”演变为持续体标记是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化,伴随着语义虚化和语音溶蚀(“园𠵼”语音短促且“𠵼”由阳入弱化为轻声),是语法化常见特征之一(Brinton & Traugott, 2005)。

### 3.4 “置放”义动词语法化的类型共性

Brinton 和 Traugott(2005: 105-110)将类型一般化,即跨语言(方言)共性作为语法化的特征之一。“置放”义动词在世界语法化词库中并不罕见。虽然语法化目标不尽相同,但方向正如“园”所展示,为处所介词和助词(体标记)。例如,Heine 和 Kuteva(2012: 337-338)讨论了“置放>完结义”的语法化链条,指出伊孟达语(Imonda),雅加利亚(Yagaria),藏语拉萨话(Lhasa)等均有“置放”义动词演变为体标记;缅甸语(Burmese) thà 经历了“置放>结果体/静态助动词”。洪波等在该书注释中添加了维吾尔语 qoj “放、搁>完结体标记”的演变。邢公畹(1979: 84)提及荔波莫话 z<sub>o</sub> 以及惠水布依语 su, 源义均为“放置”,均语法化为相当于汉语“着”的助词。另外,“放”在湘语许多方言点均可用作处所和时间介词(郑焱霞,2010;彭兰玉,2005;胡云晚,2010)。据郝红艳(2015),江苏沐阳方言(江淮官话)“搁”兼具处所/时间介词功能。另据刘宁生(1984),普通话“着”源于“附着”和“置放”二义,“附着”义经结果补语虚化为持续体标记,“置放”义经由介词用法省略介词宾语而虚化为持续体标记(引自刘丹青,1996: 29)。

故而,“置放”义动词兼介词,及演变为体标记在世界语言和汉语方言均较为常见,体现了语法化中的跨语言(方言)类型共性。

## 4. 结语

“园”在吴语中的语义和句法功能随着地域上由北至南而逐渐增加:由“藏(物)”“存放”到“置放”到“存在”到“处所/时间介词”,并在苍南吴语中与远指代词组合作持续体标记,这种语义和句法功能的增加伴随着词汇语义特征要素的逐步消减,并最终产生了完全虚化的介词功能。共时层面的多功能性实际上是历时演变不同阶段功能的“折叠”,地域上的不均衡是演变速率悬殊的表现。梳理吴语“园”语法化链条,不仅为语法化的世界词库提供新的个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展示出语法化本身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语义内容、句法结构、词汇系统、以及语音等各要素历史演变和互动的交集。



## 参考文献

- 鲍士杰 1998 《杭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曹志耘 1996 《金华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 傅国通 蔡勇飞 鲍士杰 方松熹 傅佐之 郑张尚芳 1986 《吴语的分区(稿)》,《方言》第1期。
- 高增霞 2003 《现代汉语连动结构的语法化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 郝红艳 2015 《江苏沐阳方言的“待、搁、蹲”》,《方言》第2期。
- 胡云晚 2010 《湘西南洞口老湘语虚词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 江蓝生 2016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中国语文》第5期。
- 刘丹青 1996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的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刘俐李 王洪钟 柏莹 2007 《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汇》,凤凰出版社。
- 刘宁生 1984 《论“着”》,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马贝加 2014 《汉语动词语法化》,中华书局。
- 潘悟云 1996 《温州方言的体和貌》,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的比较研究丛书第2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潘悟云 2000 《温州方言的介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介词》(中国东南部方言的比较研究丛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 彭兰玉 2005 《衡阳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汤珍珠 1997 《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吴福祥 2010 《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第6期。
- 吴福祥 2014 《语义地图和语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邢公畹 1979 《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上)》,《民族语文》第2期。
- 许宝华 陶寰 1997 《上海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叶祥苓 1993 《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 杨乾明 1998 《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郑焱霞 2010 《湖南衡山方言表示时间/处所的介词“在”和“放”》,《方言》第1期。
- 郑张尚芳 2008 《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赛萍 2015 《温州方言动后结构的韵律句法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 Brinton, Laurel and Elizabeth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12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龙海平等(译),洪波等(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Lord, Carol 1993 *Historical Change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姜淑珍 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susanjsz@126.com;  
池昌海 杭州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chhch@zju.edu.cn

# ZHONGGUO YUWEN

##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rch, 2018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LUO Futeng, The evolution timeline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of *chan* (产)**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han* (产). Firstly, it presents the curren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pronunciations of the character *chan* (产) as reflected in the *fanqie* spellings *suojian* (所简) and *chujian* (楚简) based on modern dialect data. Secondly, it reviews the timeline of the phonetic evolution for these two pronunciation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rhyme books, dictionaries and chorographies. Lastly,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pertinent data in modern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pointing out that the evolution of *chan*'s initial consonant from [s]/[ʃ] to [ts<sup>h</sup>]/[tʃ<sup>h</sup>] follows the seco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hen* (审) initial.

**Key Words:** *chan* (产), phonetic evolution, language evolution timeline

#### **ZHENG Wei, The etymon of *fu* (市) in the ancient Jiangdong dialect and its phonological explanatio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philologist Guo Pu's (郭璞) annotation to *Fangyan* (方言), it is written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that means 'elder siste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ncient Jiangdong and Mountain-Yue area is identical or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haracter *fu* (市) in Chines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etymon of *fu* (市) in ancient Jiangdong dialect is actually from ancient Bai-Yue language, namely Kam-Fai language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Nanran Wuyue*" (南染吴越), a famous comment in *Yanshi Jiaxun* (《颜氏家训》) by Yan Zhitui (颜之推),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in light of a comb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materials.

**Key Words:** ancient Yue language, Wei-Jin phonology, etymon, ancient Jiangdong dialect,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 **JIANG Shuzhen, CHI Changhai,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kang* (园) in Wu dialects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Kang* (园), a polysemy with full lexical meanings of "to hide" or "to store" in Northern Wu dialects, and "to hide" "to store" "to place" or "to exist"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can also be used as a post-verb adposition to introduce a locative NP in the Wenzhou dialect. Combined with the distal demonstrative,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continuous aspect marker in the Cangnan Wu dialect. Based on the Adjacency Principle of the Semantic Map Model in synchronic grammaticalizati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kang* (园) in Wu dialects can be described as "to hide > to store > to place > to exist > adpositi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kang* is accompanied by the loss of its semantic features, i.e. its lexical meaning being gradually generalized. The quantitative variation of semantic micro-parameters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alteration of its syntactic macro-parameter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kang* is

reanalysis induced by semantic redundanc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kang* lies not only in its report of a new grammaticalized item, but in its display of the semantic syntactic and phonetic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kang* ( 园 ), Wu dialects, multifunction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 **GUO Zhong, The mighty category of diminutive in Chinese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diminutive category. On the basis of cross-dialect and cross-language comparison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minutive category is a mighty category not only in Chinese, but also across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part from expanding to other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domains in one single language, it forms cross-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among languages as well.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mightiness among different languages.

**Key Words:** diminutive, mighty category,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 **FENG Yuli, PAN Haihua, Revisiting the semantics of *dou* ( 都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haustivity and exclusiven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mantics of *dou* ( 都 )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and other semantic notions. It is further affirmed that the core semantics of *dou* is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and that the two mapping strategies ( topic-comment mapping and background-focus mapping ), together with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determine the two major semantic properties of *dou*, i.e. exhaustivity and exclusiveness. It is also argued that contrastive focus alone cannot induce the exclusive interpret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dou*'s two major semantic properties and other epiphenomena including distributivity, exceeded expectation and high degrees.

**Key Words:**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dou* ( 都 ), exhaustivity, exclusiveness, exceeded expectati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 **XIA Jun, On the scene-focusing usage of the adverb *zhi* ( 只 )**

The scene-focusing usage of the adverb *zhi* ( 只 ) has so far been underestimated. This paper finds that *zhi* is always followed by a perceptive verb and a clause/phrase that finely describes a scene with perception shock, usually involving a subjective judgement. In this usage *zhi* has the function of introducing and focusing a scene and the function of a discourse connective. It is appropriate to take it as a discourse marker and an intensification sensitive constituent.

**Key Words:** *zhi* ( 只 ), scene introducing, scene focusing, discourse marker, intensification sensitive constituent

### **FAN Xiaolei, The adverb *cha-yidian* ( 差一点 ) revisited**

The adverb *cha-yidian* ( 差一点, 'nearly but not') is a hot topic,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a-yidian+mei* ( 没 )<sub>not</sub>+VP" construction is ambiguous between the meaning "VP happened" and "VP did not happen". The "wish" explan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explanat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but they both fail to account for many instances of the *cha-yidia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Beijing Mandar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uth value of the "*cha-yidian mei* VP" construction essentially depends on the contextual expectation of the "VP" event, i.e. the high-probability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vent (i.e. the VP is likely or unlikely to realize) or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event (i.e. the VP should be done or should not be done), which is the common-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discourse. The